

香港文学新动力

脚注

FOOTNOTES

唐睿一 著

名字是一种奇怪的东西……

偶尔借着街上的一点痕迹，

借着你的梦，悄然返回你的生命……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香港文学新动力

脚注

FOOTNOTES

唐睿一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脚注 / 唐睿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 7
(香港文学新动力)
ISBN 978-7-5360-8393-6

I. ①脚…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4823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林宋瑜
责任编辑: 揭莉琳 刘玮婷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介 桑

书 名	脚注 JIAOZH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9 1插页
字 数	138,000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本书荣获第十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奖）

献给让我写作的主。

Ao Senhor, que me permite a escrita.

A mon Seigneur, qui me permet d' écrire.

Al mio Signore, che mi permette di scrivere.

For my Lord, who let me write.

A mi señor, que me permite escribir.

Für meinen Herrn, der Du mir erlaubst zu schreiben.

神に感謝します，ここまで私を導いてくれた運命に……

总序

文学新世代·“我城”新风貌

蔡益怀

(香港作家、评论家、《香港作家》总编辑)

香港文学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场域，谱系丰繁，形态多样。过往，人们一提到香港的文学，想到的大都是金庸、倪匡、亦舒、李碧华、张小娴，或者是舒巷城、刘以鬯、也斯、西西、黄碧云、董启章。这些作家确实撑起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降大半个世纪的香港文学天空，为读者带来了许多阅读享受。江山代有才人出，那么，千禧年以来，香港文学出现了哪些新人？有什么新的创作风貌和特色？花城出版社的“香港文学新动力”系列，别具慧眼，推出多位文学新星的作品，无疑触摸到了这个都市的文脉。

每一个城市都有她的表情和肌理，而文学作品就是我们认识其面相与内涵的极佳路径。香港从来不是一句话可

以形容的城市，“东方之珠”不代表她的全部内涵，明信片上的灿烂景观也不是她的全部面相。前辈作家为读者揭示了“我城”的前世，有“穷巷”有“酒徒”，这个系列的作品则以新的视角展示出新的香江浮世绘，有平民“安置区”，有“横龙街”……

唐睿的小说《脚注》（*Footnotes*^①）如同一部文字的记录片，回放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底层社会一隅——安置区的生活画面，书写细致真切，鲜活灵动。作品满载儿时记忆，多少上承了舒巷城的路向，平民的视角，小区的关怀，为生民立言，是当代香港文学中一部不可忽视的佳作。

谢晓虹的小说以魔幻笔法，呈现现代都市人生的异化景观，如《旅行之家》《头》《幸福身体》等，都表现出生命的仓皇无着、空虚荒芜。其“黑色叙述”打破时空界限，现实与记忆交相迭现，心象与实境相互融合，内容怪诞、暴虐，但不血腥，为读者带来的是富于挑战性的阅读体验。

麦树坚的散文着意于城市风物的地志式考辨，结合自身经历编织出小区人文风情，心思缜密，内容丰厚，如

① 香港繁体版名为*Footnotes*。

《横龙街》《屯门河》《去年七月，汗臭湿衣衫》等，以幽微的情思、丰富的联想、细腻的笔触，呈现出种种事物的今昔变化，也写出了市井的味道。

陈苑珊是这个阵容中最年轻的作者，记者出身，作品多取材于社会世相，但又不满足于照相式的“报道”，而是经过心镜的透视，以变形、夸张，乃至怪诞的方式，将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加以放大、显影，将凡人视而不见的流行“疫症”“病毒”曝光现形，达到讽世、喻世的效果。

这批作者的作品尽管创作路数不一样，内容风格各异，有写实有魔幻，但都体现了香港文学的兼容特色及开放气质。他们无意于大叙述，不扮演上帝，不高高在上地俯视，不批评，也不教训，只是以一己之身卑微之姿，亲证社会人生，以文字补白，权作社会历史、百态人生的脚注。

如果你想更真实地感受香港、更真切地理解香港，那就打开这一本本的书吧，它们就是香港社会拼图的一部分，可让你看到不一样的城市景观与表情，看到她细密的肌理，乃至闻到市井的味道。

推荐序一

刘志荣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不见唐睿久矣！一想到他，脑子里便浮现出一幅这样的画像：蓬松的头发，做梦一样的眼神，随意的衣着，散漫的步态……总之，一幅标准的文学青年的画像。这画像，浮现在香港这个现代都市的背景上，错位，却也和谐。大概每一个都市，都需要这样一些做梦的灵魂，如此，这城市才有了韵味，也有了精神。

掐指算来，我和唐睿的交往，已近八年。今年他的长篇小说《脚注》(Footnotes)列于“香港文学新动力”丛书中，将要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简体中文版，唐睿电邮邀我写篇简短的序言，以为介绍，这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在我个人也很高兴。但其实，这篇序言应该由我们共同的导师陈思和先生来写，才与这部小说相配些，也更见分

量，但陈师近来罹患眼疾，无法在电脑前多用功，于是只好由我这个师兄来滥竽了。好在我 and 唐睿交往有年，也是他的这本小说在内地较早的读者之一，担任介绍之责，想来还不至于不称职。

我和唐睿相识，源于复旦。他从法国回来，2009年去复旦中文系随陈思和老师读博士。我则博士毕业后，自2000年起，就已在复旦任教，彼此算是校友兼师兄弟。但我们虽有这样的因缘，毕竟身份有别，有较深入的接触，则要拖到2010年下半年了。那年7月间，复旦开了个新世纪文学的讨论会，有个文学新潮流的专栏，他作为香港青年作家受邀与会，那是我首次注意到他——正是那副做梦一般的神情，而且不知道是急着赶路还是怎么的，衬衫后背黏乎乎的，看着有些让人发笑。他发言很好，但那次行色匆匆，并未深谈。一直到那年底，他博士论文开题，我忝列评委之一，题目是关于无名氏创作中的世界主义，我因为也研究过无名氏的作品，就多说了几句，给了他一些意见和建议。会后到底是承师命还是我们自己约好，已记不清了，总之，我们就去了五角场边吃小馆边细谈，于是便有了第一次较深入的交流。大概也就是那时，他送了我他的第一本小说，也就是这本曾获得“第十届香港中文文学双

年奖”的《脚注》（*Footnotes*）——翻看签名，是那一年的11月22日。

细细读完《脚注》，印象记得是颇好，细致、耐心，有许多别人没法想象的细节。我那时特别推崇文学作品中的“实感”，便觉得这是一本诚实的好书。主要的叙述内容，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安置区”的生活记忆——关于“安置区”，内地背景的我当然毫无生活经验，只知道是种族和来源都复杂的族群杂居区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内地赴港移民也有安置于此（唐睿一家也是在此前后移居香港）。至于脑子里具体反映出的，便是港片《甜蜜蜜》《岁月神偷》中的生活场景，与周星驰电影中的九龙城寨等等，混搭起来——这印象大概是错得离谱……只能请唐睿和香港朋友恕罪了。

然而，也正因此，我那时候脑子里便冒出一个概念，这是香港的“乡土文学”！其实，大概每个城市的历史久了，都有一些非本乡本土人不知道的风俗、事物，以及牵连着种种特殊感情的记忆，外地人对此无知无觉，于本地人而言，则成为共守的“秘密”……对个人来说，这记忆有时可能还要更具体一些，也许会具体到某个社区、某栋建筑，乃至某一房舍……然而，好的作品，写的虽是具体的

事物，传达的却是共通的感情，于是便“天涯若比邻”起来。发现香港也有自己的“乡土文学”，在那时的我，是一个小小的兴奋点——我当然知道，现在通用的说法是“本土”，但我更偏嗜“乡土”这个词一些，因为可以联系到特殊的声音、气味、光景，不是学术气颇重的“本土”一词能够取代的。后者更让我联想到世界各地的现代建筑，那种死板板、毫无特色的中性气味，缺乏泥土和生活的味道。其实，若把“乡土”界定为“本乡本土”，香港这样的大城市也正可以有自己的“乡土味”，一如上海、广州、北京、台北等等，各自有自己的乡土味——不必让各地的乡村独擅胜场呢。

我这样说，或者会引起读者的误解，但其实，唐睿的这本小说，写法和关注点都很特殊，也很现代，详情如何，留待读者朋友自己发现。只是自那以后，唐睿在我心中的形象，便立体和鲜活起来，交往也便多了起来。照例是喝酒，闲坐，聊天，谈读书，谈学问，也谈生活、旅游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交往久了，便发现唐睿正是“人如其文”，温厚、细腻、厚道、淳朴，写作也好，做人也好，都让人有一种信赖感。他在上海的那一段时间，便交了不少同年龄段的朋友，譬如诗人肖水、小说家甫跃

辉、批评家金理等等，那时候都成了他呼朋引伴的酒友。我比他们痴长几岁，也住得远，便只能偶尔聚聚，然而渐渐也有了点新的了解。譬如有一次，诗人肖水神秘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吗？唐睿也是个诗人，他给我发来了不少诗，打印出来厚厚一沓，而且水平还很不错……”我惊得眼镜差点掉到地上。又譬如，我了解到唐睿的家族历史上辗转迁徙，非常曲折（具体如何曲折法，且留给他做素材，这里就不泄密了），于是建议他可以做些功课，写成一本纪实体的小说——近现代东亚历史与个人的复杂纠葛，便都在里面了，这方面，不妨看看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这些话，说过也就说过，谁都不放在心上，然而假如某一天，如果唐睿突然拿出一本以家族史为材料的小说，我也不会吃惊，也相信，那会是一本更加厚重的书。

唐睿修完学分后，回港找工作，此后在港写论文，一直到回沪毕业答辩，结束后彻底归港，我们碰到的机缘，便没那么多了。然而他每次回沪，大家总不忘相约一聚。经常一起聊天的，有他在法国留学时的旧友，也有在上海相识的新朋。虽然分隔两地，大家却感觉从未疏远过。此后我偶然去香港，他来地铁站接我，还是那副松松垮垮、不为物役的文青样子，让人感觉依然很熟悉。他家庭幸

福，工作顺利，大家都替他高兴，然而也希望他能更多的精力用到写作上。这两年，他各方面都安顿下来，逐渐又可以集中精神到写作上了，可谓幸事，也期待他能有更多的成就。至于我自己，去年下半年从复旦调到了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彼此离得近了，虽还未碰面，也期待以后有更多相聚的机会。

说到这里，便想起内地与香港文学的交往，近些年可以说是越来越紧密。这还不仅是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写作上的互相影响。譬如栖居香港的诗人黄灿然，目前已经是许多内地读者的偶像，写作路线上也有众多的追随者……又譬如唐睿的这本小说《脚注》，竟然受到陕西作家贾平凹小说《秦腔》的影响——这貌似突兀，然而一想到这本小说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性质，便也不难理解其中的契合之处了。这些记忆，貌似是生活的“脚注”，其实，离开了它们，也便没有了生活。并且，这种记忆和叙述、编织乃至杜撰记忆的方式，无形中也许揭示了“写作”的秘密——小说第三部分，貌似很突兀地揭示出小说中那丰富的安置区生活，竟是出自一个病童的想象和记忆，是一种“建构”，而并非所谓的“真实”。这貌似突然而来的消解，若抽象来看，或者竟揭示了记忆、想象以及叙述的秘密——就犹如小说中那个幽禁的叙述者“我”（病

童)，与告诉他那些外面的故事的肥文，仿佛便是每个写作的人的“双面一体”，乃至这“双面一体”竟是每个作者的隐喻：每一个写作者，不都有着外在和内在的双重生活，并且就像那个病童一样，借由一面镜子、一碗在楼道里流淌的水、一些道听途说的故事等等，揣摩、窥测和描画着广大的、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吗？

然而，世界和命运，既然如此变幻无常，没法预断，无从窥测，写作这种行为，究竟还有着何种意义吗？

《脚注》中的某些句子——这些句子都可以改写为诗，也许可以用来作为回答，虽然并非作者本人的蓄意回答：

“我正在看呢，在一切还能看得见之前。”

“在他深陷的眼窝里，事物总闪着微妙的光辉。”

“活着，或许并不是在于长短，而是在于曾经让多少事物，穿透自己，进入内心。”

2017年5月8日，珠海

推荐序二

王良和

(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0

脚
注

8

唐睿在香港教育学院念书的时候，常常来办公室找我，有时带来日本漫画，有时带来外国民歌光盘，和我分享。毕业后，唐睿到了法国留学。薪传文社开会，他常常越洋给我们惊喜：翻译一些法国诗人的作品，让我们讨论；传来新近创作的诗；甚至神秘地为文社的朗诵会设计场刊封面。人，离得远远的，却仍为文社的事操心，问接班人怎样，问文社怎么那么久都没有开会。某天在办公室收到他的电话，问他在哪里，他说在香港，刚下飞机，在飞机场打来，问我有没有空，好像有些什么见闻急着要和我分享。一次在往西贡的巴士上，又收到他的长途电话，天南地北，在“线”同游。他说正在写小说，参加了一个出版计划，还提到新鸿基、许迪锵。这次唐睿回

港，在“易妙”中传来了这部新近完成的小说《脚注》（*Footnotes*）。他很体谅，知道我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未必能看毕整部小说：“四百字就行了，说说你对我的印象，留个纪念。”这真是叫人温暖的话。我按了按计算机的“字数统计”，写到这里，三百九十九字，很快可以交稿了，不禁松了一口气。

1

读《脚注》开局，看到那么多“梦”，我想到余华，那是唐睿赴法前，我们茶余饭后讨论较多的小说家。对不对，余华早期小说中的“仿梦笔法”是不点破“梦”的，卡夫卡的夜空隐隐约约闪着川端康成的星光。再读下去，我呼吸到越来越浓烈的贾平凹《秦腔》的气息；部分片断，秘响旁通，也让我听到唐睿亦画亦文的师父黄仁达的声音；似乎还有我的小说《鱼咒》的一点回声。众声交响，《秦腔》却是主调、主旋律。某天夜晚，唐睿打长途电话到我家，我说近期所读小说中，贾平凹的《秦腔》有惊喜。过了一段时间，某天夜晚，唐睿又打长途电话到我家，兴奋地谈他读《秦腔》的惊喜，那是我们长途电话中